



□ 本报记者 田可新

今年是京剧大师方荣翔诞辰100周年。连日来，纪念座谈会、专场演出相继在北京、济南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京剧艺术家、戏曲理论家、学者以及方荣翔先生的亲友、弟子齐聚一堂，共同缅怀这位京剧裘派艺术的杰出传人，探讨京剧艺术的传承与发展。

表演是演员生命的表达

7月18日，在保利山东省会大剧院，纪念方荣翔先生诞辰100周年京剧名家演唱会拉开帷幕。方荣翔先生的弟子、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孟广禄在《探阴山》中饰演包拯一角。他字正腔圆，气足声宏，将包拯勘案时的急切与决绝倾泻而出，高低音转换间毫无滞涩。台下戏迷听得如痴如醉，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和喝彩声……孟广禄告诉记者，选择唱《探阴山》，恰因为这是恩师的代表作。

细品其表演，不难发现方荣翔先生的艺术基因贯穿始终。方荣翔作为裘盛戎亲传弟子，唱腔艺术忠实地继承了裘派艺术中内敛、含蓄、精美而富于韵味的特点，并根据自身的条件、性格特点和现代人的审美需求，对裘派艺术进行了创新和发展，将京剧花脸艺术推向了空灵剔透、儒雅清新的风格，被观众誉为“方氏裘韵”。无论是传统剧目中的《铡美案》《将相和》《姚期》《打渔杀家》，还是现代剧目中的《奇袭白虎团》《雪花飘》等，他都能游刃有余地完成角色塑造。

体现在《探阴山》上，方荣翔以“破立并举”的智慧完成了对经典的创造性转化，其创



□ 本报记者 师文静

暑期档，喜剧是非常重要的存在。阔别大银幕多年的陈佩斯，带着话剧改编电影《戏台》来了。陈佩斯在十年前曾说，人生60年，就是为了等《戏台》。看多了简单直接的喜剧，观众也该换换口味，去感受一下陈佩斯精妙编织的喜剧蒙太奇。

1998年告别春晚舞台后，陈佩斯远离了电视圈、电影圈，转战话剧表演创作和喜剧研究，执导了《阳台》《戏台》《惊梦》等舞台喜剧。2015年，由毓钺编剧，陈佩斯导演的话剧《戏台》在北京首演，一亮相便大热。十年来，舞台上的一景一物、一声一腔，陈佩斯都倾注心血，不断打磨。至今，这部戏在全国巡演超过350场，跻身演出市场票房榜前列。

依旧是“笑谈古今事”，但话剧舞台上的陈佩斯，不再是小品中极尽滑稽吃面条的“陈小二”，他开始与更有深度和艺术性的喜剧过招。《戏台》没有流行笑料和段子，而是用滑稽折射人性，用荒诞撕开历史的褶皱，以学院派戏剧理论的“真经”，为观众筑造一座兼具笑点、泪点与庄严的喜剧大厦。

话剧改编的电影《戏台》，由陈佩斯执导，陈佩斯、黄渤、姜武、尹正、杨皓宇、余少群等演出，与舞台版相比，细节上有些出入，但叙事结构、人物关系等都得以保留，仍然是以笑点密集的喜剧外衣，包裹着艺术尊严被霸权碾压的悲剧内核。

这部影片从民国军阀洪大帅攻占京城的枪炮声开场，以蓝大帅攻城的枪炮声结束。一天时间里，京城德祥大戏院中，京剧五庆班班主侯喜亭、攻城称王的洪大帅、包子铺跑腿伙计大嗓儿、名角儿金啸天和凤小桐、戏院吴经理、京城权贵刘八爷等悉数登场，各色人物的命运阴差阳错地勾连在一起。

影片给观众的全是笑点，背后埋下的全是“悲”的内



核。在戏院后台，洪大帅买来送包子的“戏痴”大嗓儿误认成金啸天，两人还互认了老乡。洪大帅的手枪一举，就能让戏班“一人一个窟窿眼”。他霸占戏院，撵走观众，点名要看老乡大嗓儿饰演楚霸王。此刻起，观众开始为戏班每个人的命运揪心。大嗓儿即便是开口唱成河北落子，重操守的侯班主也得恭恭敬敬地将其请上舞台。班主跪着哀求戏班里的把场师傅和虞姬扮演者凤小桐：“甭管他唱成什么样，死活都得拱过去，要不然谁也不能活着走出戏院。”舞台上，假霸王、真虞姬。“虞兮虞兮奈若何”，此刻最悲凉、羞耻的是“戏比天大”的凤小桐。至此，故事的冲突还在不断叠加，“悲”的内核不断膨胀。洪大帅看戏触景伤怀，枪口对准舞台，逼着戏班改戏——项羽必须活着过江。一声声“老祖宗留下的玩意儿不能改”的悲怆叹息，被强权凌辱的耻辱和血泪，在嬉笑怒骂中振聋发聩。蓝大帅进城，洪大帅逃命，但戏班的命运依然风雨飘摇。影片最后，“虞姬”飞身跳河，观众笑着笑着就哭了。

影片唯一的亮色，就是金啸天在炮声中登台重唱霸王，依然有观众不离席，艺术在此时打败了战火，拯救了人的心灵。

陈佩斯曾说，喜剧中创造笑行为的内驱力，是悲剧式的内核，最简单的一个磕绊、结巴，都有一个悲情内核在其中。《戏台》将幽默的阴差阳错、歪打正着，以及历史洪流中渺小的个体命运，丝丝入扣地嵌在一起，笑着撕开了伤口，荒诞讽刺又鞭辟入里。

喜剧片都是让人笑的，每部作品让人笑的窍门不同。电影市场上流行的喜剧片，不少是段子叠加段子，即时网络笑料堆砌，用简单直接的搞笑动作抓挠观众。电影《戏台》中，戏剧理论、喜剧技巧神出鬼没，让观众不知不觉投入其中。

《戏台》的故事发生在戏院这个空间里，人物多、台词密、节奏很快，内容看点很多，但又不让人觉得吵闹和混乱。这是因为影片通过“戏中戏”嵌套叙事、多重叙事，精心构建起了“历史、戏曲、现实”三重时空，将项羽“纵英勇怎敌十面埋伏”的困境、戏班的命运、战火连绵的现实交织在一起，三条线索又一起有序地走向故事结尾。这也让故事有了多维解读空间，让观众

思考其荒诞性。

陈佩斯将几十年积累的戏剧理论，都用在了《戏台》中。比如，影片中有多处“误会喜剧”技巧制造出来的笑点。大嗓儿和洪大帅偶遇，对话很诙谐。但是，他们互相认错了人。这一段误会，为后面剧情作了精彩铺垫。洪大帅不知“票友”为何意，大嗓儿被错认成名角，大嗓儿错唱成河北落子而不自知等，都为后续故事走向制造更多连环误会，让荒诞和幽默升级。影片中，“误会喜剧”这一技巧不知不觉进，不知不觉出，在误会之上又生成多重误会，戏剧冲突更加强烈。

正如编剧毓钺所说，喜剧是一种精神，是一种灵魂，是一种看世界的态度和方法。《戏台》在笑声中，嵌入哲思的重量。这与追求时髦段子的喜剧相比，更能带来不一样的观影体验。

电影市场上喜剧片一直在更新换代。冯小刚、宁浩、徐峥、陈思诚、贾玲等导演，探索过贺岁喜剧、黑色喜剧、荒诞喜剧、悬疑喜剧、奇幻喜剧、励志喜剧等不同类型，不断满足观众需求。但是，第一次演“掉凳儿”观众会笑，第二次就不笑了，喜剧类型片很快就会过时。好的喜剧片智慧含量高、创作难度大，观影门槛也高，所以会看到近年来一些名导演执导、追求创新的喜剧片，票房并不理想。

《戏台》有“笑中带泪”的美学，“戏比天大”的坚守。此类有营养的作品，确实值得一看。



“明制美学” 激活传统工艺

□ 田可新



“一本奇书，贯通古今；一部舞剧，如梦似幻”——导演陆川执导的首部跨界舞剧《天工开物》，于7月25日、26日在保利山东省会大剧院演出2场。截至目前，该剧已连续20城近70场，综合上座率超95%。当下，以传统文化为题材的舞剧作品已涌现许多，《天工开物》何以火爆“出圈”？

视角新颖

该舞剧创作灵感源于明代江西籍科学家宋应星的同名科技巨著。《天工开物》是中国首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的“百科全书”，以《乃粒》开篇，以《珠玉》结篇，体现了“贵五谷而贱金玉”的理念，系统总结了中国古代农业、手工业等领域的技术成果与经验，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陆川在深入研究这部著作后，决定将其搬上舞台，通过舞台之美、服章之美、音乐之美、影像之美、装置之美、工匠之美、科技之美，定义“明制美学”的舞台呈现。

该舞剧正是以宋应星的一生为线索。宋应星自幼机敏过人，精通经史子集，也涉猎天文地理、农业工艺，被族人评价为“才大而学识博”。他28岁中举，六试不第，而后立志为黎民百姓写一部实用之书。受“士农工商”的价值影响，当时著书立说多聚焦经世理学，帝王将相，而宋应星却把目光投向基层劳动人民，醉心于记录农业、手工业技艺。舞剧《天工开物》通过“赶考”“大考”“著书”“山河”“宇宙”等篇章，生动讲述了他历经科考落榜后，转而痴迷于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最终著成《天工开物》的传奇故事。

编舞亮眼

在舞蹈动作设计上，编导深入挖掘古代农业、手工业等劳作场景中的动作元素，并将其进行艺术化提炼与加工。农夫耕种时的插秧，织女养蚕纺织时的穿梭，工人冶炼时的锻锤等动作，都被巧妙融入舞蹈动作之中。这些动作不仅保留了劳作的真实感，也通过舞者富有韵律和节奏感的演绎，展现劳动的美感与力量。

群舞与独舞的配合在舞剧《天工开物》的舞蹈编排中也堪称精妙。群舞部分常用于营造宏大的场景氛围，展现劳动人民的集体力量与智慧。众多舞者整齐划一而又富有变化的动作，构建出热闹非凡、充满生机的劳动画面。富有层次感和动态感的舞蹈队形，让观众仿佛置身古代的劳动现场。而独舞则主要用于突出主角宋应星的个人情感与内心世界。在关键节点，宋应星的独舞能够将其的情感推向高潮，吸引观众的全部注意力。当人物面对山河破碎、书稿将毁的困境时，身体在空中不断翻腾、旋转，每一个动作都蕴含无尽的力量，将宋应星壮志难酬的怅惘以及对命运不公的愤懑，毫无保留地传达出来，让观众为之动容。

设计巧妙

舞美设计中“巨物”的应用，呈现出震撼的舞台效果，整体风格兼具内敛和巧妙。舞台前后布置的双层纱幕，营造出一种虚实相生的梦幻空间，象征宋应星进行世间的独特视角。劳动人民赤脚向前的步履，仿佛带着历史的厚重感，一步一步走进观众内心，让观众身临其境般感受古代劳动场景的热烈与艰辛。

主创团队还参阅了大量明代画卷、建筑、器物、服饰、家具等研究资料，以“大、简、巧”为基色，打造出独具特色的“明制美学”。服装设计更是参照明代中晚期的服饰特点，大量农工匠的服装设计灵感源于“中国第一陶”江西万年出土陶器的花纹，兼具原始生命力与行业特点。原书中123幅白描画像的插图，作为典型的明代版画，成为贯穿全剧的美学元素，通过舞台艺术的呈现，给观众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

不少网友通过短视频发现，演员们凭借轻盈飘逸、矫若游龙的灵动舞姿，以及超绝的身体控制力，仿佛摆脱了地心引力的束缚，在空中自由翱翔。“全员会飞”“再一次被中式美学震撼”等热评不断登上热搜，在观众的“热情种草”下，激起了年轻人对传统文化和国风美学的认同。

舞剧《天工开物》不仅在艺术表现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准，也在文化内涵的挖掘上具有深刻意义。宋应星面对科举失败没有沉沦，而是毅然选择了探索科学技术之路，这种勇于探索、不断创新的精神，正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



方氏裘韵 风范长存

□ 本报记者 田可新

新处理至今仍影响着裘派传人的表演逻辑。比如在唱腔架构上，他大胆突破，近乎吟诵的节奏，如泣如诉。这种处理并非削弱力度，反而形成“幽谷惊雷”的戏剧张力，既保留了裘派的厚重底色，又赋予包拯“铁汉亦有柔肠”的人性特点。方荣翔的上述突破，其实都建立在对人物“忠、孝、仁、勇”精神内核的深刻理解之上。

“艺术作品不仅是技巧的展示，更是情感的流露和文化的承载。演员的表演就是一种生命的表达。要将自己的生活经验、情感与角色结合，用真诚的心去打动观众。正如方荣翔先生的艺术生涯，他始终关注社会、关注人性，用心去创作，才成就了他的艺术高度。”著名话剧表演艺术家濮存昕表示。

“打不倒的包龙图”

“（师父）一拍完（电影）之后，一卸妆，我一看，白水衣里都是血……我当时就哭了。他对我说，你别哭，我们就得练自己……”7月15日，纪念方荣翔先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报告厅举行，孟广禄现场含泪追忆，感慨恩师“戏比天大”的艺术坚守。

在梨园行内外，方荣翔的德艺双馨有口皆碑。亲友们都知道，他常因梦中背诵戏文惊醒。在南新街居住时，方荣翔对戏的痴迷也是人尽皆知。和他住过同一个院的邻居说，方先生在上艺术上千锤百炼、精益求精的精神感染着他们每一个人。“在他房前小院子里，随时可以看到他一招一式进行研究。当初他住的是平房，由户内到户外的里出外进中，常见他“念

念有词”或一遍遍练唱，达到了忘我和痴迷的程度，以至于我们从他眼前经过都浑然不觉。”

方荣翔晚年虽患心脏病，但仍坚持演出。他总是说“不能让观众失望”。他在1988年赴香港演出时突发心疾，仍强撑写下“后果自负”的保证书坚持表演，这段轶事传颂至今，戏迷们敬称他为“打不倒的包龙图”。他获得“德艺双馨的艺术家”的光荣称号，可谓实至名归。

方荣翔爱戏，更心系观众。方荣翔曾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京剧团并赴朝鲜7年，其间多次立功并被授予“二级勋章”。他满含热泪，肃立在战斗前未能看到他演出的牺牲者的名单前，一丝不苟地认真演唱，以此祭奠勇士，尽到一个文艺战士的责任。回国后，他热情地深入工矿、农村、部队演出，主动到车间、田间地头、军营，为工人、农民、战士们演唱。

“见到挑粪工人，他总是主动走上前去握手，不断嘘寒问暖，遇上街里街坊的，更得热情地聊上一会儿，情之所至，还会开嗓唱上一段，丝毫没有京剧大腕的架子。”他的老邻居告诉记者。

“他最令人敬重的就是他的德。他不为名利，一生致力于将最好的作品奉献给广大观众，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精神。他是所有戏曲人的榜样！”7月18日演出当晚，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宏图动情地说。

“一个人的独角戏唱不得”

方荣翔呕心沥血，为裘派艺术培养了孟广禄、康万生、邓沐玮、唐元才、魏积军等一批

优秀的裘派第三代传承人。

纪念活动期间，他的多位弟子面对采访时都不约而同地回忆起师父病床上教戏的过往，纷纷潸然泪下。座谈会上，孟广禄还拿出珍藏多年的恩师信件，读道：“我已61岁，还能唱几年，又动了这么大的手术，现在为了表达对观众的感激之情，维持着坚持着演出而已，我们只有一颗赤子之心，努力献身京剧事业。一个人的独角戏唱不得，只要大家一条心，携起手来，拧成一股劲儿，多出人才，观众心中有喜爱的演员，一代一代传下去，就会越来越好，不是振兴而是宏图发展。”

坚守艺术理想，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用心用情用力创作生产更多优秀作品，这也正是方荣翔先生艺术人生的生动写照。在当下，戏曲传承发展面临着诸多挑战，培养观众、培养人才、创作创新等都成为紧要课题。方荣翔留下了扎实的路径：所谓培养观众，不过是像他那样，把舞台搭在田埂地头，让戏里的喜怒哀乐和老百姓的日子同频共振；所谓创作创新，也并非凭空造出新花样，而是如他般在传统的骨血里，注入当下生活的呼吸感——真正的传承创新，从来都是把心沉下去，让艺术从土地里长出来。

7月19日晚，由京剧《遇皇后·打龙袍》《探阴山》《铡美案》组成的经典折子戏专场在梨园大戏院上演。由方荣翔先生入室弟子、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孟广禄携裘派再传弟子张国辉、方旭、马立与山东省京剧院演职员通力合作，再现方荣翔先生的舞台包公风骨。上场前，孟广禄亲自为方荣翔先生的孙子方旭勾脸。这一刻，油彩勾勒的不仅是脸谱，更是一代代梨园人薪火相传的魂。